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四

宋史四百六十五

開禧言上禁國軍書前書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吳殿等奉

外戚下

孟忠厚

韋淵

錢忱

邢煥

潘永思

吳益第

李道

鄭興裔

楊次山

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追封咸寧郡王彥弼子也后退居瑤華宮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宣和中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權衛尉

御金人圍城后宮火出居忠厚家繇是免北遷金兵
 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
 將迎后授忠厚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尋兼幹
 辦奉迎太廟神主事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臺
 諫六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即命易武秩遂
 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未幾奉太后幸杭州
 苗傅亂平趙鼎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
 恩外家浚乃奏忠厚寧遠軍節度使尋奉太后幸南
 昌歸至越以母憂解職頃之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
 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

充禮儀使奉太后神御幸温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
 改判明州兼安撫使改判婺州既而帝以太后攢會
 稽乃命忠厚判紹興府兼修奉攢宮事加少保三梓
 宮歸充迎護使及營佑陵秦檜當為總護使憚往乃
 除忠厚樞密使以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
 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密府檜諷言路引故事
 論列遂判福州時海寇猖獗帝憂忠厚不能弭其患
 改判建康府又改判紹興府會郊赦加恩謝表有本
 無時才出為世用語中丞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
 辭輕侮謂今日不足與有而遂罪為醴泉觀使檜死

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再改判紹興府過關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二十七年卒贈太保忠厚奉昭聖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黃緣令三省執奏御史劾秦檜當國親姻拔援以進忠厚獨與之忤自越入見語所善王銍曰忠厚與檜雖有親好每懷疑心今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銍教之但言乞免提舉學事而已然亦見廢帝以太后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后在瑤華三十年恩澤未嘗陳請詔賜忠厚田三十頃以賞之既奉內祠金

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過局如宰執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秘閣親屬六人各進以一官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勾當軍頭引見司金人退張邦昌遣淵持書

遺康王于濟南王即位遷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

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為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事淵性暴橫不循法度

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以來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

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帝遂不許
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
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奏以淵
代帝不欲以戚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
家故例賜田五十頃房緡錢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淵
官聞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
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遲
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
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
詔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鞠治淵具伏誣罔責授寧

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
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訛譙端訛紹興中官至達州刺
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節帥與嶺外監當譙好學能
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譙子璞淳熙末仕至太府少
卿高宗崩擢司農少卿為金國告哀使金主錫宴其
館使欲用樂璞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金人不
能奪及入見其閭門令璞吉服璞又不可日將中
乃以凶服見紹熙初除煥章閣論者以為非祖宗舊
制遂換授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
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淑五世孫父景臻尚仁宗第十
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忱神宗命賜名除莊宅副使
騎都尉帝嘗諭景臻曰主賢宜有子為擇嘉配娶唐
介孫女又是迴外孫忱從二家遊伯父勰在翰苑因
得識一時名卿哲宗愛之常使侍左右徽宗覃八寶
恩為邕州觀察使遷武寧軍觀察留後喜其靖共除
瀘州軍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尋納節高宗立復
拜檢校少保瀘州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御書忠孝之
家四字賜之進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以秦魯
主終喪除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遷少師仍舊節致

仕給真奉明年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子端禮自有傳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調孟州汜水縣主簿監
在京樂局平準務茶場以勞改宣德郎莫州司錄移
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堤埽歷開
封府士工儀曹詔納其女為康王妃靖康初主管毫
州明道宮王即位升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諫
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
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
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遷保靜軍
承宣使苗劉之變煥自度不能爭迺病免兼提舉萬

壽觀求去不已改江州太子觀遂徙居忠州紹興二
 年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分兵以圖恢
 復凡數百言帝甚嘉之復為都承旨引疾不拜擢慶
 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
 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是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妃初進封詔以梁師成第賜永
 思建炎初為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元祐太后在
 度帝遣永思迎歸權三省樞密事盧益頗與之交結
 為諫官吳表臣所論范宗尹請出永思帝曰未可姑

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遂奪職既而辛企宗言永思
 嘗捕魔賊有功復為帶御器械未幾大理推治偽告
 事連永思帝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罷
 職就逮獄成追一官尋復為閣門宣贊舍人遷同知
 閣門事永思乞增給殮錢戶部言其不應格決乃止
 紹興八年自右武郎擢右武大夫知閣門事尋卒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益建炎末
 以恩補官累遷幹辦御輦院帶御器械蓋紹興五年
 以恩補官累遷宣贊舍人帝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
 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后受而推恩益加威州團練使

蓋加文州刺史帝為置皇石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鎡為之鎡明經善訓導益蓋折節事之益娶秦檜長孫女又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躡美官益歷官至保康軍節度使加太尉儀同三司初既建節以檜故授文資直秘閣檜進徽宗御製辭免加恩帝乃特命賜益三品服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以檜提舉編修寬恤詔今又加益直寶文閣檜死其子熺復請於帝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言益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乞禡職名以示至公帝謂鵬舉所論甚切嘗然朕於真檜曰諭令子許以保全其

家今若遽出其婿則傷恩臣僚無得更有論列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為攢宮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嗣位進少傅又進太師封太寧郡王乾道七年卒年四十八謚莊簡追封衛王蓋官至武寧軍節度使亦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乾道二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琚習吏事乾道九年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其後歷尚書郎部使者換資至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寧宗初乃得祠奉朝請尋知鄂州再知慶元府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

以疾不能執喪大臣請太后垂簾用立寧宗琚言於
后曰垂簾可暫不可久后遂以翌日徹簾琚嘗使金
金人嘉其信義琚死後宋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
人言南使中惟吳琚言為可信琚弟璠仕至保靜軍
節度使蓋子瓌亦至昭化軍節度使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為光宗后初道與兄旺
聚眾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薨道引軍
依襄陽鎮撫使秦仲仲以為副都統制無知隨州奏
于朝授武義郎閣門宣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
統制李橫率兵縋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

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
楷攻道道拒破之除鄧隨州鎮撫使無知鄧州時李
橫已命別將守鄧道憚橫不敢受遂命仍知隨州樞
密院以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詔領
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
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
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
飛為選鋒軍統制入唐州擒偽將除唐鄧郢州襄陽
都統制從飛收復襄陽等郡授行營護軍累至復州
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成鄂州加中侍大夫武勝軍承

宣使又升御前諸軍統制武興蠻楊再興連歲寇掠道破其衆擒再興及其二子遷保寧軍承宣使群盜朱持等聚桂陽詔道移軍衡州經理道遣高仲等擊平之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使金將渝盟命道以所部戍荆南府帥臣劉錡奏改為御前前軍右軍就命道統之錡召奏事道代為御前諸軍都統制金將劉士萼屯光化境道掩擊其舟萼遂遁去尋因大將言道與鄂帥不協罷踰年起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再為

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重安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女子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三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曾祖紳封樂平郡王祖習其之陸海軍節度使父蕃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聖獻后葬充攢宮內外巡檢累至江東路鈐轄乾道初建康留司請治行宮備巡幸興裔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馬軍帥皆非其人徙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

入見詢以守令臧否與裔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遙領高州刺史郡縣積玩檢驗法廢興裔劾為格目分界屬縣吏不得行其姦因著為令建劔汀邵鹽筴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為鈔法興裔極言其不可海寇倏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興裔請置澳長寇至徑率民兵禦之又言禁兵事藝不精多充私役乞行禁止尉以捕盜改秩多偽當加審實帝善其數論事詔加成州團練使時傳聞金欲敗盟召興裔為賀生辰使以覘之使還言無他卒如所料累遷浙東浙西江東提刑

請祠以歸尋詔知閤門事無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劍而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去官服闋復故職除均州防禦使再使金還遷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為隣初興裔在廬嘗卻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揚有重屯糧乏例糴他境興裔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修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升差

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
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闕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
曰興裔不吾欺也紹興元年遷保靜軍承宣使召領
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宗即位除
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
七十四贈太尉謚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
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挺以橫行團練
使歷淮襄兩道帥捐登進士甲科與抗皆有位于朝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
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禔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

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
文補右學生后受職官中次山遂霑恩得官積階至
武德郎后為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閤門事丐祠除
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后受用除福州觀察使尋拜
岳陽軍節度使后謁家廟加大尉韓侂胄誅加開府
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
萬壽觀使致仕加大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改
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嘉
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
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克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

四百一十
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恭聖仁烈后貴賜第慶元中
補承信郎差充閣門看班祇候尋帶御器械嘉泰四
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
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嘉定改元除揚
州觀察使知閣門事進保寧承宣使久之授保寧節
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
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
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
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
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

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
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是為理宗授開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
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
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繇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
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
聖孝天通然一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
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
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徹簾進石少
保封永寧郡王以壽明慈睿仁福三冊太后寶進至

二百四十一
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恭聖祔廟除太師
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勛盛德徒以
恭聖故致貴顯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然受
之是將自速顛覆耳矧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遠言
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
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
師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四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五 宋史四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桂陽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修國史領修事都總裁長賜等奉

勅修

宦者一

竇神寶 王仁睿 王繼恩 李神福弟神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顯孫全

鄧守恩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
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

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
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
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勿
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未
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
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
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
也坊記曰君子之道碎則坊與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神寶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為內侍宋初皇城使兄神寶

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為武節太平興國中

從征太原掇甲登城中流矢稍遷入內高品監并州

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

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

州時岌伽羅臆等十四族又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

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其衆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

麟府州募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良

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

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募密德豐首刑臺徙延州未

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與陳德玄

四石一十斤
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覩度通遠入靈武路就
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棧復結衆叛又破之殲餘黨於
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鄰以援之之勞遷共
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李繼遷入
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
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再寇靈武神寶
遣人間道告急闕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
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
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清
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

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面
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鈐轄徙具莫巡檢
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于順成谷大蟲堪與
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洽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還
舊地人為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
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
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史兼掌往來國信神
寶莅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
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
王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于晉邸服勤

左右甚淳謹及即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內小底
 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令最居親近嘗與
 梁禹錫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
 卒年四十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國朝以來內侍都知
 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無充
 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有贈官官給葬事
 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
 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
 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為溫
 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為假子又縱卒略民

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
 詔以戒厲之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
 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
 焉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
 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
 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案行陵地尋充永昌
 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
 軍器弓槍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
 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

後河朔諸路為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
 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濟分路按行增築之又遣將北
 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
 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
 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
 命為劔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
 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
 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劔門崇儀使尹元
 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
 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

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劔門
 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彊嶺平劔
 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眾望風奔
 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
 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偽服用
 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
 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
 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
 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
 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

四十一
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鬪志餘賊進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嶙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嶙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

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嶙即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管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卒斬嶙函首送繼恩皆自技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文太宗在南府

四百一十
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
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言為外朝臣由是士
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
期有潘閻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
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
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
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誘其
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
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
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

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者一切不問咸平
二年卒於貶所遣使以竹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之
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
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補行入內高班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美死仕後唐為內侍顯德初為御
厨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為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
領軍衛將軍神福少以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
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
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遷毀頭太平興國六
年擢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

四百一
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
使勾當皇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
俄加宮苑使太宗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
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真宗即位遷皇
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永
熙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
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第宮城側遣脩內
工為葺之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以神福為太內都
部署是冬辛大名與王繼英並為行宮使四年勾當
三班部脩含光殿賜賚甚優景德初兼領親王諸宮

使三年改宣政使從謁請陵復為行宮使進幸西京
賜酺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
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顯張景宗藍繼宗同直
禁中賜以器幣緡錢京師酺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肇
閻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
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為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領昭
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
使額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
性恭愿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
闈五十年稱為長者然又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叙

有請託者不能拒之人譏其所守子懷斌懷贊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于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負御寶從行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至日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兵為援斬賊甚眾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隨軍賞給劉鋹平先部幣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入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

彬南征克關城擒偽將朱令贇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太宗即位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延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西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

命為靈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
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嗣位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
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
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
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達其命俄
充邢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
領隨駕壕砦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坊
使時內侍將遷秩有扈從升山不升山或不預從祀
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閱而叙遷之有范守遜皇
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譴累而左陳勞勩且

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于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
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洎石知顯副
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卒年
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
祐性謹愿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岳太宗時嘗請為
道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大鐵鞭以鬪賊屢中
流矢至供奉官懷儼為內殿崇班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翰內班都知承規
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
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其府庫會士民嘯聚為

四百八
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
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勛等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
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
為鄜延路排陣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
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
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為宣徽
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
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二年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
議脩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
崇政殿等諸門遷宣武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

木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權使之俄兼勾當群牧司
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
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
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
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
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
長州防禦使會脩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使祀汾
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
則端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
陵策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

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脩官使丁謂言承規領官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廉使月稟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父疾羸瘵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刑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

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致致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密動著條式又制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沈毅徇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脩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墜地數千斤承規佯為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脩祖宗實錄其後脩冊

府元龜國史及編著雙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
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
見禮待或密為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
奏求免贈賻詔葬上其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
親為祭文玉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
就墓告祭子從愿為西染院使

閩承翰真定人周顯德中為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
愿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
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
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

轉運使王延範不軌狀遣承翰馳往同逮捕下獄就
鞫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為川峽招
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
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
之真宗即位改竊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
年河決鄆州王陵塌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
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
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鎮定高陽關
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別擇人因謂
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然蒞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時

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邊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旁為方田上嘉而從之渠成人以為便優詔褒之景德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規度重脩城壘車駕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不聽促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群牧司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改西

京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上以荒僻勞役不許四年遷內園使左班都知領樊州團練使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又典廐牧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為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並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吏當杖有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二十斤典吏亦降從杖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穀勾當驥驥院楊保用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堯叟符免按問六年上製

內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為
南京作鴻慶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往授
南作坊使入內都知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
使承翰性剛彊所至過於檢察之和懿之譽子文應
西京左藏庫使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
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衆數萬擊契丹翰為都
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為
瀛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
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

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
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
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
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為靈環慶州清遠軍四
路都監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
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
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
轄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
不協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
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至廣

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園使領恩州
 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鈴轄又徙後陣破契丹
 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
 邠寧涇原路鈴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
 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
 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
 廬帳獲牛馬其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童埋軍主于
 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
 五百匹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
 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洛路鈴轄與大軍會德

清軍張椅角之勢又召為駕前右

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
 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
 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
 為涇原儀渭鈴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
 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
 遷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
 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從東封手
 詔諭以西番委任之異改昭宣使又為群牧副使祀
 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即日遣翰往睚上

宋史四百六十六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英青刊 麥政寫

按視遍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解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祿加等脩內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其死也禁旅有泣下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揚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贄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美之子懷志內歿崇班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屍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太中祥符初真宗東封命脩行宮頓逝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繼明並為夾侍東封禮成與內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脩闕臺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

四百个
內殿崇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宮與
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于乾元
殿為刻玉都監又為脩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
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為會真
宮醮告使懷政為都監還為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
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如京副使九年建資善
堂以懷政為都監壽丘宮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崇
儀使天禧大禮又為脩奉寶冊都監加領長州刺史
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
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驥驥使三年

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
於是附會者頌眾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
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
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為
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
於終南山脩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
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
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
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踈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

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準為相踰年而罷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祇候楊懷王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

並杖配復岳州子姪勒停貶沒官朱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諤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守吉分配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賤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諾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黥配郴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書問往還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為懷

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黃門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楊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玉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衷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閣明

軍節度使謚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從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為入內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為都監踰年入掌駢驥院會龍騎叛卒剽劫環慶遣守恩擒翦之景德初為澶濮都巡檢又使環慶及戎瀘等州巡察邊事大中祥符初按獄于濮州雪寃人十餘預監脩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脩真遊殿景靈宮累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脩大內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

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脩祥源觀成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脩河鈐轄郊祀召為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勾當資善堂兼大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狀貌甚偉泣事幹敏以彊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淄州防禦使錄其子官

列傳卷第二十五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六

宋史四百六十七

閣儀司上贊國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官者二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盧守勲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石得一 梁從吉 劉惟簡

揚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選

為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定高陽
 關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
 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
 之徒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
 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寨二柵以拒其要天禧初
 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
 兵馬鈐轄徙真定邠寧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
 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
 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
 贈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從征河
 東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久之以西
 頭供奉官擢入內內侍押班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
 安西川為先鋒戰于劔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劔門
 都監還勾當三班院進入內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
 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奇嵐軍守英與鈐
 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
 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
 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
 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為鄜延路都鈐轄徙并代路

字四百八十八
馮仲序
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
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宗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
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
皇城司為趙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內侍左
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
脩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
復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鋹為宦者歸朝年
十二遷為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秦
州並邊有大小洛門若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

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為生事請罷
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
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
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為按行園陵
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
乏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
都知為天書扶持都監詔與李神祐第東封扈從內
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訴其不公罷都知
祀汾睢復為天書扶持都監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
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脩玉清昭應宮與

劉承珪典工作官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
坐章穆皇后陵遂墊貶如京使典脩景靈宮進南作
坊使復脩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留司大內
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脩國史院為
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
遺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
宗即位遷左驂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脩奉鈴轄
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
及從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
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繼宗事

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
即亟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
為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
三人養子元用元震元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
元震以兄蔭補入內黃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禁
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
宿衛以功遷高品為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
陵以為式歷群牧都監監三館祕閣積官皇城使累
遷入內副都知忠州防禦使仙韶院火元震救護火
以時息詔褒之賜襲衣金帶卒贈鎮海軍留後元震

字三百九十八个
養子五人，不畜閹子。

張惟吉字守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賊敗，詔與御史王軫往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為脩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時議，復用李諮權茶筭緡法，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復監權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吉纒進官衆，以為薄。惟吉欣然就職，再葺以羨餘，遷承制，為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延邾

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敵旣退，夏竦韓琦謀自邾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并汾驍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稱旨，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辭救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遷供備庫使，盡汰軍頭司軍校之罷癘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為入內都知，商湖決為澶州脩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果州團練

使復領皇城司卒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
狗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為可獨惟
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
議惟吉深以為非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又
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
奏補小黃門給事童惠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
貝州征儂賊皆以幹敏選為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
官三遷環慶路鈐轄討環州解七曰族復有功歷帶
御器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
御延和殿臨閱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

若水自請射連中徹札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
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斬解職領輝州觀察使提舉
四園苑諸司庫務卒贈天平軍留後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為英韶州巡
檢捕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
衛小校馮坦率管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
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
福禍令推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
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
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內

字三百九十六
侍省押班闕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遷入內副都知
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祿衛有勞自文思副使
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
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
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
昭吉敦實慎密人士稱之

盧守勲字君錫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
使邠寧環慶路鈐轄還為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
刺史明道中改葬章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勲嘗

典葬事寵為永興軍兵馬鈐轄徙邠延路再遷六宅
使加貴州團練使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
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守勲率兵擊走之特遷左騏
驎使移陝西鈐轄初劉平石元孫被執守勲撫膺涕
泣不敢出又嘗易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
棄城將保鄜州雍欲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
肯行賊云而守勲用章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
守勲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勲奪防禦使
為湖北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
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

北京路鈐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事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安恪養子昭序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入內都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宗謹厚慎密眷遇最厚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村決蔡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

十七贈昭武

軍留後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歷永興太仆少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幹當後苑王韶上書自請復河湟命憲往親師與韶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以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按珂諾城為熙河經略中以撫司幹當公事按視邠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木征人日晝獲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詔憲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敕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

四百个
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命以督諸將傍山焚族帳
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保白官軍出與戰大破
之進至餘川又破賊堡十餘个征率酋長八十餘人
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為入
內內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安南叛副趙高招討未
行高建言朝廷置招討副使雷事須共議至節制號
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以辯遂罷憲而令乘驛
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
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
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

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未征請
自効衆以為不可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
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衆登視皆無鬪志師乘之殺
獲萬計斬冷雞朴董疆懼即遣使奉贄効順加宣州
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遷宣慶使特用兵連
年度支調度不繼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
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
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
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疆
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

四百八十一
河取涼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
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
憲既不能至靈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
會邀功弭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
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
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復上
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會李順舉入奏具
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關道賜銀帛四千為
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
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

西關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河
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具備
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
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
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
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
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
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留不急赴援降宣州
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
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謚敏恪改忠敏

三百九十三人
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
中國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
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
獲賊遷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
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
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
州團練使為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為內侍押班再遷
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深瀛四州生隄
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

衆即撲滅詔曰宮禁不驚祭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
嘉之賜以窄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
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發券詔褒之仍進其
官哲宗即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七
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
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
崇寧中入黨籍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為人有精思彊力以父蔭隸
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
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

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
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
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為皇城使謫監滁州
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僊觀紹聖初召為內侍押
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即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
知為永泰陵脩奉鈐轄平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
僖敏謚議謂用臣為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又
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著宿大
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又徙于外斯乃
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

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
福宮學詩書曆筭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
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
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廊延
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帶御器械
神宗將復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警乳虎抱玉乘
爪牙未備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
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
詔率陝西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

土甲肥美西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
 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榛僻不通邇年商旅稍往來故
 外蕃因以乘間縣至綿與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
 檢緩急可倚仗請割石泉隸綿而窒其故道從之隴
 東遂不可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入內副
 都知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
 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復
 往鄜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
 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
 之至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

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
 卒多死命權分屯鄜延並城若以俟後舉自請罷省
 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貶秩元祐
 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
 比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為四凶又貶秩兩等
 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

李輝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
 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為器
 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

三百五十九
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
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旋來不得一見而去何
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
事以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
乞免之遂刪舊制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
筵閣實錄院郭遠討交州以為廣西幹當公事軍中
之政得與講畫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筭會遠貶亦降
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
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
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

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
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徃逼呼輒毆
擊解州至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
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
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
之辱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
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
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
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
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

四百八
馮伯序刊
未嘗及官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藥院十
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
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石得一開封人為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
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內
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罷內省職御史劉摯
言得一頃筦皇城恣其殘刻縱遣邏者所在暴布張
筭設網以無為有以虛為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
飛語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
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

使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
慰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兵足以剿除若得重臣
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
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路以一帥府統
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鼎寧初為邠寧環慶路駐泊
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慶州七砦從吉率兵八
百餘人與戰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
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
被創甚進入內押班遷永州團練使為副都知元祐

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謚曰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寒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并擢幹當延福宮自是蒙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尋等以功生事罪當誅乾德

狂童頸不足繫帝信之耶達趙幽南征以為行營承受達高被謫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略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閱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既而為言者所劾擯不用哲宗在藩時惟簡奔奏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百八十八
馮世寧

列傳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七 宋史四百六十八

開儀司上柱國兼國事前書右丞相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昉 梁師成

楊戩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黃門資驍銳善騎射用材武中

宋史四百六十八 卷二百二十六 馮世寧

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隄功遷內殿
崇班為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達討交趾駐富民
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
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
團練使或言所部兵死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
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
數日虜徹圍去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
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
使內侍押班卒

陳銜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
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
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
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
首言銜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
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銜交通宰相御
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
蘇軾也銜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
梁知新以黨附嘗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
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柝輩以謀廢立士良
嘗與銜同在宣仁后閣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

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銜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
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博蔡京乃奏銜疏隔兩宮
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
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泣
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
使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苦宗欲夜出問訊世寧
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
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內內
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

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
後政和初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
禁闈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
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
入繼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衆
言俟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
王則反貝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關馬詔秦州置
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

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
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
誼訴亟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
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推帶御器
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
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
自是為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略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
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辨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
坐奉使梓潼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

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
言其資性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
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
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
議况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
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息過於先帝願明治其
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
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
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
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

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

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醜二股河導之使東

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此

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澲昉以開

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淳梁于洛州兼外都

水丞詔相度興脩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

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

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

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

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阿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

挾第五埽之功專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

開共城河頰廢人戶水磴又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

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洛趙

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

其姦欺之狀則多置捷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

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

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

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玉

溥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
物助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
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閩人從劉鋹入朝
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
賞激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
頭供奉官欲以為穎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
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
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
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管
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
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
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
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
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
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
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

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宣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

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派沙門島謂尋窟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

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

趙積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

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詗久之

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揚尚二美人方

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

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

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
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
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揚尚二美人益寵專夕
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揚太后亟
以為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
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輜車載二美人出二美
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
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
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

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
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
轄改鄆州士良罷御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揚尚二美
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揚大
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
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
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
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
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
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陰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童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拜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先論守忠離間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守忠又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_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

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
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
為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閩寧而貫用李
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
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
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
轉兩使自茲始未幾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
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溪哥藏征復積石軍
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
旨不復關朝廷寢弗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

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
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廟
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為陝西
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
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
南東道劔南東川等九鎮大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
為公相因稱貫為媼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
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
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

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
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
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
入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疆館伴使
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
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
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
年副鄭又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
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
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師諸將討平之

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
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
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藉以自信縣
境梓桐幫源諸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
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
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
宣和二年十月起為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
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
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焚屋廬掠金帛子女誘脅
良民為兵入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

四百八十八字
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十
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三州南陷衢殺郡守彭
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棄城
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繼死六日死
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髮支體探其肺腑或煮以
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誓秦秦京師王
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
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
歸安陸行兇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
請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

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為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
局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
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
觀五賊還據杭二月貫稹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
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
渙揚惟忠辛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
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
石穴中殺賊七萬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
楚臘之起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

女自賊峒逃出保而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橫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越為貞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積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朕本邦跡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幸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為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

純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今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人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師何為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踣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

人議者蠶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澂迹其所至莅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之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願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戲餉結內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煥翁赫庭戶雜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厮養僕園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派毒四海雖迺醢不償責也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幼隸賈詳書藝局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建明堂為都監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恭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

四百字
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往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實書畫業軾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竊如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請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黼請升降其小

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推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為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

異志攘定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
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厠亦侍於外又未
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
和發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
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
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
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鼎起大晟府
龍德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
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將歷鎮安清海

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奚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史
杜公才者戲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
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明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
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
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
復不可戒號為西城所築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
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筭船納直犯者盜
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
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太
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

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
 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
 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
 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
 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
 李士漁王澥毛孝立王隨江博呂坯錢械宋憲皆助
 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寇帶操笏迎
 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
 上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
 卒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

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
 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
 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
 衆頰昌兵馬鈴轄范寥不為取竹証判蘇軾詩文于
 石為十惡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
 怨于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戮所贈官
 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
 寥官

列傳卷第二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七



